

# “研究军事、研究战争、研究打仗”专论

引言

当前,战争形态正演进为具有智能化特征的信息化战争,战争制胜机理也随之发生深刻变化。积极研析信息化战争制胜所蕴含的信息主导、整体联动、精确释能、体系破击等新机理,准确揭示其内在规律,对于创新具有智能化特征的信息化局部战争作战指导具有重要意义。

## 制胜主导因素由能量主导向信息主导转变,作战指导从注重兵力火力主战转变为注重“信息+火力”主战

人类战争经历了从兵力主导、火力主导到信息主导的漫长过程。农业时代的战争,主要依靠人力搏击制胜,作战表现形式主要是攻城略地的“体力战”,兵力主导是战争制胜的根本。在作战指导上,以兵力规模换取作战效能的提高,主张多多益善、以多击少。工业时代的战争,火力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战争的表现形式主要是摧毁敌战争物质基础、歼灭敌有生力量的“火力战”,火力主导是战争制胜的根本。战争制胜机理是以物释能、规模制胜。因此,在作战指导上,更多地强调集中优势兵力火力歼敌。

信息化战争中,信息成为作战体系的“血液”和“神经”,渗透到侦察情报、指挥控制、联合打击、综合保障等各个环节,作战的表现形式主要是“信息火力战”,信息主导是战争制胜的根本。此阶段,信息聚能、信息赋能是重要的制胜机理,信息火力的融合,改变了单纯拼规模、拼火力的传统作战方法,大大提高了火力打击的速度和精度。谁获取、处理、传输、利用和控制信息的能力强,谁的信息与火力的融合度高,谁就能在战争中获胜。信息主导的结果是火力的精确聚焦与快速释放。因此,在作战指导上,更多地强调夺取信息优势、通过信息攻击和火力打击瘫痪敌,以信息主导、“信息+火力”主战的体系对抗优势换取作战胜利。2018年4月14日凌晨,美英法联军出动1架EA-6B电子战飞机对叙利亚防空导弹系统实施“欺骗性+压制性”干

# 关注“低强度高烈度强拒止”作战

■张元涛 杨典

## 前沿探索

历史实践启示我们,战争在不断进化。现代战争正在打破平时与战时的分野,超越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出现战争与和平的灰色地带:一个在平时期不宣而战、一个不存在打响第一枪正式宣战的新模式——“低强度高烈度强拒止”作战,已经出现在我们的视野。

“低强度高烈度强拒止”作战,主要指面向大国竞争,在暴力层级降格、大规模战争风险降级的情况下,通过综合运用认知战、物理战、信息战手段,深度融合平时信息与战时情报,运用普通民众、军队乃至雇佣军力量,聚合发动令人眼花缭乱的、应接不暇、防不胜防的攻势行动,力求陷对方于认知困境、决策困境及行动困境,从而达到有效拒止对手意图、实现己方预设目标的新型作战模式。

“低强度高烈度强拒止”作战,将可能成为未来战争演进的新模式,基本表现形式为:一是暴力层级低强度。指在未来战争中一些作战对手派遣力量直接参战的可能性相

扰,配合发射了105枚导弹,以信息火力战的方式袭击并摧毁了大马士革许多重要目标。

## 制胜形式由力量协同向整体联动转变,作战指导从追求诸军兵种联合作战转变为追求多域联合作战

战争历来注重整体威力制胜。机械化联合作战,由于受信息技术水平的制约,各力量之间不能实现战场信息高度共享、战场态势共同感知,陆、海、空等诸军兵种的作战功能难以突破空间因素制约,在作战上彼此联合度还不高,虽有联合作战形式,但强调两个以上军种力量在不同作战空间相互配合、密切协同,从而实现优势互补、协调一致地打击敌人。制胜形式主要表现为力量协同,作战效能主要依靠各作战力量能量的极限释放和效果的物理叠加,追求的是“线性聚力”。因此,在作战指导上,更多地强调实施诸军兵种二维或三维空间力量上的联合作战,通过战前周密计划和战中临机协同,使各军兵种、各作战平台得到有力的协同配合从而形成整体威力。

信息化联合作战,战场由陆海空向天网电拓展,作战域由物理域向信息域、认知域延伸,作战空间全域多维,并与实存存、融合,诸军兵种的行动范围已突破固有空间限制,作战活动已不再是诸军兵种在自身活动空间通过与其他军兵种的外部协调联合来实现,而是演变为打破军兵种界限、聚合各域的优势来实现,整体联动成为制胜的基本形式。各作战力量已从简单的“联合”走向深度的“融合”,并形成“空间上分散部署,时间上协调一致,能量释放上多域一体”的作战体系,使作战行动由过去的松

散配合、作战效果线性叠加,变为今天的整体联动、作战效能指数放大,最终达成一种对敌的非对称优势。因此,在作战指导上,更多地突显多域联合作战,强调以跨领域优势互补,谋求整体作战优势。主要以网络信息体系为支撑,统筹运用陆海空天网电等多维空间作战力量,达成空地一体、海空一体、多种力量一体,网络战、电子战等与兵力、火力行动高度融合,并依托体系快速精确机动聚力,对敌作战体系重要目标实施聚能打击,将多域联合形成的信息优势、速度优势和火力优势,转化为制敌的行动优势,并迅速达成作战目的。

## 制胜方法由粗放释能向精确释能转变,作战指导从谋求大规模杀伤消耗对手实力转变为谋求精确控制战局

机械化战争时期,由于信息获取能力不足,指挥控制手段有限,使战争中存在许多“迷雾”,加之武器打击精度不高,导致能量释放无法得到有效控制。通常以地毯式轰炸、饱和式攻击增加杀伤概率,以兵力火力的规模换取作战效能的提升,制胜方法属粗放释能,遵循的是由量变到质变的规律。因此,在作战指导上,更多地强调通过大规模杀伤消耗对手实力,以军事胜利换取战略目标的实现。

信息化战争时期,战争“迷雾”仍然存在,但由于信息技术融入作战体系,各作战系统借助信息实现实时快速响应,大大提高了探测精度、定位精度、打击精度,使战争“迷雾”尽可能降到最低。特别是网络信息体系的发展运用,使精确筹划、精选目标、精用力量、精打要害、精准评估、精控行动、精细保障成为可能。作战中,通常以斩首式、点穴式、外科手术式等远程精确打击方式直击敌要害,制胜方法主要是精确释能,遵循的是系统论、控制论的原理。因此,在作战指导上,更多地强调精兵精打、速决作战,以最小代价、最快速度和最低风险达成作战目的。一次小规模精确作战行动就可能达到以往大规模战争的作战效能。现代战争中,精确作战不仅是一种军事手段的运用,更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因为人的生命财产和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

在这种作战方式下可以得到尽可能多的保护,而不是无限制地使用暴力,致使精确控制战局成为重要的作战指导。

## 制胜途径由歼敌夺地向体系破击转变,作战指导从强调歼灭战转变为强调体系破击战

机械化战争时期,战争制胜的途径主要靠歼敌夺地,作战的直接目的是将敌人消灭,往往通过大量歼灭敌有生力量、夺取或占领敌方领土,迫使敌人从意志上屈服。因此,在作战指导上,更多地强调歼灭战思想。一战时期的凡尔登战役,德法双方军队共投入兵力近200万人,伤亡人数达70多万,成为可怕的“绞肉机”。

信息化战争时期,歼灭敌有生力量对战争制胜仍有重要价值,人员伤亡数字仍然是战争效益和战争承受力的重要变量。本世纪的几场局部战争,美军追求所谓的“零伤亡”,也说明伤亡数字在战争中的敏感性,从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歼灭敌有生力量的重要性。但信息的联通与融合,以及武器装备的更新、作战方法的改进,使对抗双方表现为体系与体系的对抗,战术目的、战役目的甚至是战略目的的重合度越来越高,大量歼灭敌有生力量不再取得战争胜利的必要条件,战争制胜的途径通常靠体系破击,作战的直接目的是摧毁敌敌。具有体系优势的一方,主要通过精确打击支撑敌体系节点和作战体系运行的要害节点和关键系统,瘫痪敌攻心夺志即意味着作战的胜利。因此,在作战指导上,更多地强调体系破击战思想,以信息为主导、以体系为支撑,精打敌“阿喀琉斯之踵”,通过体系的坍塌效应,达成瓦解体系、攻心夺志的目的。科索沃战争中,北约实施了78天的空袭作战,南联盟军队伤亡并不多,但由于作战体系中的指挥信息系统、交通枢纽、能源基地、电力设施等高价值目标遭到重点打击,南联盟的战争潜力被大大削弱,军民的战争意志逐渐被摧毁,导致战争失利。信息化战争目的的有限性,使得交战双方通常直接瞄准对方的体系弱点实施精确破击,使小打、巧打的体系对抗作战更加流行,人员伤亡很小,但同样能达成作战目的。

# 社交媒体战场上的认知对抗

■段文灵 刘甲立

对某些敏感事件反应过快过热,将会产生巨大的连锁反应和社会影响。2012年的巴以冲突中,以色列军方通过“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社交媒体账号,不断发布战场信息,既发布信息表明己方立场,也通过宣扬战果来体现军事威慑。其对对手哈马斯也不甘示弱,充分利用“卡桑旅”账号进行舆论反击,通过塑造弱者和受害者形象争取国际支持。双方行动被媒体冠以“推特战争”,此举也标志着战争正通过社交媒体向认知域拓展。

**话语竞争。**即竞争性地发布关键性评价指标,继而构建基于相应标准的话语环境,潜移默化地塑造有利于特定一方的认知框架。当前,通过社交媒体、网络评论传播叙事,逐步影响公众认知,进而助力战争或政治目标达成的“拖垮”策略,正是这一行动样式的主要表现。其主要做法是,在热点事件中通过散播虚假信息或误导性言论的方式“带节奏”,由此唤醒社交媒体用户既有认知偏见,选择性地塑造目标受众认知框架,激活目标受众认知对立、加剧网络空间甚至社会舆论紧张态势。同时,在智能化社交媒体平台的算法推荐技术支撑下,“拖垮”者大量散播的虚假和误导性信息传播指向性更强,群体效应更加明显,加之社交媒体、自动播报、声像拟合、沉浸式体验等技术应用助推助澜,用户也就更

# 群策集

兵者,诡道也;“佯”者,诡道之先也。战争本是参战各方斗智斗勇的过程,而斗智斗勇必然包含用“佯”,即以各种出其不意的“佯”术迷惑、欺骗对手,进而攻其不备、制敌取胜。翻开人类战争史,用“佯”之道可谓源远流长、蔚为大观,每一次战争几乎都少不了用“佯”之术。孙子云:“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百战奇略》曰:“惊前掩后,冲东击西,使敌莫知所备,如此则胜。”毛泽东同志指出:“有计划地造成敌人的错觉,给以不意的攻击,是造成优势和夺取主动的方法,而且是重要的方法。”这些论述,精辟阐明了用“佯”的重要意义。

正因为用“佯”如此重要,古往今来的军事家们总是十分注重用“佯”,并善出“佯”招,以“佯”取胜。公元前205年至公元前203年,韩信三次用“佯”,均大获全胜。第一次,他与魏王豹交战,得知魏王严防韩军从临晋渡河,便集中大量船只摆出从临晋起渡的架势,暗地里却在夏阳偷渡,结果一举俘获魏王。第二次,他与赵军在井陘口对阵,先实施佯动,再“佯弃鼓旗”,引得赵军猛追不舍,然后用伏兵突袭赵营,结果“破赵二十万众”。第三次,他率兵佯攻楚军,楚军还击时,他佯装失败、调头而跑,楚军渡河追击,他便放水将其一分为二,而后回头反击,结果大败楚军。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我军也十分注重用“佯”、特别善于用“佯”,曾采取明攻暗守、诱敌深入、调虎离山、围魏救赵等灵活多变的佯动、佯攻战法,创造了许多以“佯”取胜的经典战例。红军四渡赤水,更是善于用“佯”的神来之笔,几乎将佯进、佯退等战略战术发挥到了极致。

用“佯”,本质上是一种诈术,但与诈术又不全然相同。“诈”是纯粹的欺骗,往往假中有真、真中有假,以假乱真,以真助假,一旦佯动、佯攻目标达成,便迅即转为真动、真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袭击敌人。二战期间,德军统帅隆美尔率第7装甲师进至马奇诺防线腹地,为通过切平特恩森林阵地,他别出心裁地命令该师所有坦克指挥官、炮手、装甲手等全部坐在坦克外面,手摇白旗狂呼乱舞地开进森林。法国守军被这支突如其来的“降军”弄得莫名其妙,愣愣地看着他们从自己眼皮子底下溜了过去。第四次中东战争前,美国用“大鸟”卫星为以色列严密监视埃及,埃及为了从容完成战前准备,便以真实的多兵种演习实施长时间佯动,使以军对其演习“习以为常”。等到时机成熟,埃军遂将演习突然转为真攻,打得以军措手不及。

用“佯”,可以从魔术中得到借鉴和启迪。魔术之精髓,在于以“佯”之变迷惑观众——此物变彼物、死物变活物、虚物变实物,让人眼花缭乱、难辨真假。魔术师正是在变化多端的用“佯”过程中,达到了瞒天过海、令人信以为“真”的目的。虽然“戏法人人会变”,但想要呈现“见证奇迹的时刻”,关键是要巧妙设计、娴熟施法,以各种看似真真

# 善于在作战中用『佯』

■胡建新

切切的障眼法,瞒过千百人的眼睛而不露任何破绽。

用“佯”,每每伴随武器装备的发展而发展。武器装备及其战术战法越先进,侦察与反侦察、伪装与反伪装、隐蔽与反隐蔽、认知与反认知等斗争就越高明、越激烈,用“佯”的内容和要求也就越复杂、越严密。在卫星、隐身侦察机和红外、激光、热视、智能武器等各种识“佯”手段充分发展、足以明察秋毫的情况下,用“佯”者稍有不慎或手法稍有瑕疵,就可能被对手识破。

随着信息化智能化武器广泛现身战场,用“佯”的方法必将更多、手段必将更为新颖。比如,智能武器可以模拟敌方指挥员的言行举止等发布假命令,虚拟现实技术可以复制雷电风暴、炮火硝烟等残酷自然现象和严酷战场环境,网络黑客技术能以“自己人”身份打入敌军内部,窃取各种命令、情报和数据……凡此种种,给未来战争提出了两个重要课题:如何用“佯”、“制”制敌,以及如何识“佯”、克“佯”制胜。要攻克这两大课题,必须深入研究探讨、不断实践创新,真正在知“佯”、识“佯”基础上,善于用“佯”、制“佯”,通过巧妙设计、娴熟施法,以各种看似真真

# “认知域作战”纵横谈